

编者寄语

新的一年到了，不少人再次立下“宏图大愿”。星辰和大海说说无妨，走好脚下的路，似乎更加重要。

正如写文章，如果洋洋洒洒数万言能令自己信服的也就几行，如果不是着急用稿费买米下锅，不如写好那几行。那几行写什么呢？与其以所谓的恢宏视角写莫可名状、语焉不详的宏观远方，不如写点真心话，抒发真性情。

当预设视角成为一种本能，当思考的独立性因自大或自卑变得人云亦云，就是写作者该警醒的时候。更有甚者，以文学之名形成所谓团体、单刀突进或组团堆砌功名，客观上轰轰烈烈抱团取利，此时，所谓才能与权威，实为枷锁、镣铐、皇帝的新装。

“修身、齐家、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古人的这些话是没错的。

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因为正身、正心所获得的内心安宁和乐，比所谓的宏图大业更令人快乐、更值得尊敬。更何况，做出千秋功业的毕竟是凤毛麟角，我们普通人，能真正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已经很不错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关心家国，关注自身，也关心蔬菜和水果。

外面越是兵荒马乱，心里越要安静安定。你有你的路要走，谁也无法代替你，你也不能取代谁。

以真诚坦然的方式解释、看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定心、静心，有所为，有所不为。

愿意并敢于做自己，并以真实、自然、流动的方式呈现自己，虽然难免有残缺，但仍在相对圆满的路上。

N 岁月

生活·岁月

□ 李宗仁

黎明在望
我与星辰天各一方
我们在各自的梦里启程
摇着月光
在各自的时光里踉跄

忽冷忽热的是生活
忽明忽暗的是岁月

登尖山子

斜肩小径入浮云，
触手烟气有无中。
归来轻弹衣上云，
盈手月光煮香茗。

注：尖山子位于同心县王团镇吊堡子村东侧。

鹧鸪天·贺新春

□ 薛翠珍

万里河山日月新，
琼花献瑞百年吟。
桃符换得千家乐，
联语迎来九域春。
收梦笔，净俗尘，
阳光亮处写初心。
同堂把盏甜甜蜜，
共与神州贺岁臻。

七律·黄河

□ 徐天喜

折折蛇行出雪域，
疑为玉带绕苍原。
恢宏万里如龙虎，
坦荡千秋似岳岩。
浩浩其声催赤县，
汤汤之势塑华颜。
歌飞两岸千帆动，
矢志朝前壮海蓝。

虎啸迎春

□ 侯鹏飞

琼花飞舞九州城，
遥祝来年百事顺。
虎啸迎新春色美，
金牛摆尾旧容更。

小宝茶话

学习《意见》精神 努力开创宁夏文艺评论的新局面

□ 郎伟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从坚持正确的方向导向、健全文艺评论标准、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对当前和今后的我国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目标性与操作性俱佳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应该说，《意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文艺评论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落实，是推进我国文艺繁荣发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有力举措，是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发展文艺评论事业的基本遵循。

宁夏的文艺评论事业，是伴随宁夏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6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宁夏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们在党的领导下，肩负着繁荣发展宁夏文艺事业的光荣使命，埋头苦干、奋力摇旗呐喊，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和智慧，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仅以文

学评论为例，如果没有宁夏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认真细读文本和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推介，“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宁夏文学现象”的声名远播，恐怕是要打折扣的。事实证明，作为文学艺术事业之一翼，文艺评论工作对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在某些历史时刻，我们格外强调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优秀的文艺评论，确实能够起到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几十年来，宁夏的文学艺术事业能够由弱小变为强大，应该说文艺评论工作者功不可没。

学习《意见》，联系文艺评论工作实际，作为一个长期奋斗在一线的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也想谈谈对当前宁夏文艺评论现状的认识、对发展前景的一些期待。

(一) 现状分析

第一，纵观当代宁夏文艺发展史，文艺评论这一门类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文艺评论家稀

少，难以形成集团性规模性效应。第二，文艺评论家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市场原则风行的当下，文艺评论作为一门职业，社会回报率非常低，这是导致文艺评论家稀少的直接原因。第三，宁夏的文艺评论家主要集中于高校，高校教师成为宁夏文艺评论队伍的核心组成部分，而来自其他行业的文艺评论骨干偏少；同时，从事文学评论者占有非常大的比例，而从事其他艺术评论的人则十分罕见。第四，年轻的评论者勤奋度和读书刻苦度都还显得不够，成为全国知名的评论家还需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二) 发展前景

如何走出宁夏文艺评论的困局？我有五点建议：

第一，从领导文艺的业务部门而言，要尽可能搭建平台、创造机会，积极有效地开展文艺评论活动。通过培训和研讨活动的有效展开，让文艺评论成为宁夏文艺发展的日常性活动。第二，认真筹办《宁夏文艺评论》季刊，争取经费支

持，每年由文艺评论家协会编选出版年度《宁夏文艺评论精选》，在本地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上设立固定的文艺评论栏目，及时回应当前的文艺创作现象和作家艺术家的新近创作。第三，积极利用和发挥高校学术平台的作用。宁夏几个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以轮流坐庄的方式，每年至少召开3至4次宁夏文艺的研讨会，针对宁夏文艺的新进展、新作品展开积极研讨。第四，花大力气培养年轻的文艺评论家，通过项目资助、帮助出书等方式，促进年轻评论家的快速成长。第五，从事评论事业的年轻学者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利益回报很少的行当。但是微利的行业也得有人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为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从事文艺评论事业的人就一定要持守一颗平常心，坐得了冷板凳，吃得苦中苦，勤奋读书，深入思索，以不倦的努力和优秀的作品切实推动宁夏文艺事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郎伟，宁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N 岁月

父母作为大西北的第一批建设者，从山东老家来到石炭井矿区，20世纪60年代末我出生在贺兰山腹地的乌兰煤矿。作为矿工的后代，在物质贫乏、家中生活用度几乎都要凭票购置的背景下，期待过年、盼望过年是那个时代小伙伴们最大的愿望——穿新衣、吃肉菜、放鞭炮、点灯笼……腊月里的贺兰山“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小年过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矿工子弟们，每天就要数着日子期待过年啦。

穿新衣

春节近了，年味浓了。母亲拿出攒了一年的布票，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商店，为每个孩子精挑细选做新衣服的布料。女孩子穿的花布最惹人眼——大花小朵色彩各异，横竖格子淡雅朴素，蓝的如水粉的似霞。男孩子穿的衣服料子，主旋律加流行色多年不变的依旧是绿灰蓝三色。排队购买的大人小孩摩肩接踵，售货员忙得不亦乐乎。反复对比、甄别后，母亲为我们三人买上了称心如意的纯棉布料。

迎着漫天雪花欢快地回到家里。母亲找出剪刀、尺子为我们一一量体裁衣。感谢母亲的巧手，伏在缝纫机上几个夜晚后，我们开始试穿带着母亲体温的新衣了——大小合适，纽扣般配。随后，各自动手将新衣裤折叠起来——大年初一那天早早就要穿出去和小伙伴们比一比谁的新衣服更好看呢。

吃肉菜

记忆中只有八月十五和春节才能吃上凭

票购买的肉类，往往自家养的鸡和兔子也只在逢年过节才舍得宰杀。每个大年三十的中午，在小孩子们都出门疯玩的时候，父母便会在家中精心备下一桌在那个时候每年只吃一次的丰盛菜肴。红烧肉、羊肉炖萝卜、小鸡炖蘑菇是我最爱。当我弟弟咧开腮帮子大快朵颐的时候，父母还像每个平常日子一样，喝着汤，吃着盘子里我们剩下不夹的蔬菜。三个孩子米饭碗里都有品相好看的肉块在上面，一块没吃完父母又夹了一块放进去。多年后，成年的我们，每每想起童年里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满眼都是泪水，都是对父母那份沉甸甸的感恩之情。

放鞭炮

东北籍矿工过年时有句顺口溜，叫“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可不是，过年了，男孩子们一定是要买鞭炮放的。于是，还没到小年，两个弟弟就开始私下商量过年时要买啥炮仗，二踢脚、麻雷子、钻天猴……一年才买一次，绝不能少。在孩子软磨硬泡后，父亲又非常奢侈地为两个儿子每人再买两个花炮。500响、1000响的鞭炮各买两挂，年三十晚上就靠它衬托煮饺子时的喜庆和欢快呢！两个弟弟小心地将500响的鞭炮打开包装，从中取下200个，每人分

盘点“年味”

□ 袁宝艳

100个，作为和小伙伴们“逗响”时的“私人专属”。欢笑声、鞭炮声和着家人间相互的声声祝福，寒冬安暖，岁月美好。

点灯笼

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每个人都有一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玻璃灯笼。每到春节前夕，父母找出灯笼后我和弟弟们便会仔细擦拭自己灯笼上的玻璃，小心翼翼怕打碎。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的夜晚，不必说欢天喜地穿着新衣装上瓜子糖果去小伙伴家串门子，相约放鞭炮“逗响”时要点着灯笼提上耍得开心；也不必说跟着大孩子沿着主街看长大的扭秧歌踩高跷队伍中机敏灵光的孙猴子、穿彩衣笑咪咪的胖头娃娃时要点着灯笼提上走得快乐；单是踏着积雪跑到山顶看矿区各家年三十晚上煮饺子放烟花时绚丽夜空的百花齐放、五彩缤纷时更要点上灯笼提上跑的故事就有无限遐想的美。记忆中，这个由父亲亲手制作的纯手工灯笼陪伴我们姐弟三人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

多年后，我站在高楼上俯瞰城市的繁华，遥看城市的繁灯，内心激荡澎湃，似乎是回到了矿区的春节，纷扬的雪花伴着划过夜空的五彩烟花，年年盛开，岁岁绽放。

老木门

□ 流萤

里，寒风中，她骑着自行车向外公家缓进。

脚是怎么绞进车轴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血浸透了袜子，一滴滴掉落在地上，我哭没哭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也没法子，只叫我忍着。现在想想，当时二十几岁的母亲，在寒风中，看着受伤的我该是多么心酸无奈啊！

“哎……”，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我们到了。与离开时的那个家不同，木门内有温暖的气息。

母亲将我抱到炕上，外曾祖母看到我的脚，心疼地喊着我的乳名，说：“可怜的娃……”她把我的袜子轻轻脱掉，将我的脚捂在手里，寒冷渐渐褪去，疼痛也渐渐褪去。在她身边，很安心。

在外公家的日子，我总是喜欢和外曾祖母在一起，常会独自回娘家，若逢寒假暑假，她回去时会带上我。外公家离母亲出嫁的地方不算太远，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记得一个寒冬，父母又争吵了，母亲红着眼睛将年幼的我放进自行车后座的小竹椅

着走到木门前，将拐杖换到左手，右手吃力地拉开门。“哎……”门开了，关门时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随着她缓慢的移动“吱吱”地响着，外曾祖母老了，木门也老了……

“哎……哎……”她回来了，从柜子里摸出几颗沙枣，轻声喊着我的乳名，说：“吃饱了吗？”我接过她递来的枣，笑了。她看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写满笑意。

外曾祖母去世的那天，我在学校，听母亲说她走得很安详，不知道她临走前有没有想起过我这个外曾孙女呢？

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老房子前的土路都变成了柏油路，外公也把土房子推倒建起了新房，那个吱吱作响的老木门被崭新的铁门取代。

二胡声凄清，像极了记忆里的门响，“哎……”，我仿佛又看到那张慈祥的、布满皱纹的脸庞。

抬头望着故乡的星空，想起外曾祖母喊我乳名的情景，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每年春节，更想你

□ 白雪

自从妈妈生病，这一年，家中多有变故，我品尝了人情冷暖，感慨之余不由想起奶奶的时光。那时候，一大家人簇拥在奶奶周围说说笑笑，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虽然艰辛，但总能互相扶持，日子充满温情。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奶奶离开已有二十年。

奶奶一生育有十个子女，六男四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复一年繁重的生产劳动和生育过程，使得农村妇女过早衰老。奶奶的十一个孩子中，有两个夭折了，这些事情是我小时候与奶奶同炕睡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个夜晚出奇的宁静与安详，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我、姐姐们、奶奶睡在一个大炕上，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淌进屋里，照

着炕上的一排人。临睡前，奶奶会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当年的痛彻心扉似乎只有她自己能懂。

奶奶有个女儿，只活到八九岁。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庄稼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不仅大人要为一家人吃饭操劳，孩子也要为家庭分忧。

夏日麦收后，奶奶的那个女儿每天和哥哥姐姐早出晚归跟着村子里的大卡车去麦地捡拾生产队麦收后落下的麦穗。

一次，一篮子麦穗刚装满，大卡车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到生产队，因为走得太急，颠簸中她为保护麦穗从大卡车上摔了下去……人就没回来。奶奶疯了，常常

在大雨中、黑夜里，跑到黑乎乎的麦地，大声呼喊女

儿的名字，就这样疯疯癫癫了几年，后来终于慢慢回过神来。后来，奶奶的一个儿子在一岁多时也夭折了，奶奶说这个孩子是所有男孩中最俊俏、最聪明伶俐的一个……如今，同样作为母亲，我能体会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一大家子人，都等着吃饭，奶奶虽然痛不欲生，在现实面前，还是慢慢“回转”了过来。

日子静悄悄地流逝，生活虽苦，但是有家人就有希望。奶奶性格坚韧，就像困难年代救过人命的苦苦菜，割完一茬又一茬，坚韧地活着。奶奶四十岁刚出头，爷爷就因长年繁重的劳作导致积累成疾，离世了。安葬了爷爷，奶奶带领孩子们继续耕种爷爷垦荒出来的土地。她坚信，无论

受到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挺住。只要肯下苦，日子总不会太坏。

奶奶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成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奶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家人们喜欢簇拥在奶奶周围，听奶奶说说笑笑，讲那些古老的故事。

那些年，每到过年前，奶奶一定会带着家人们，开始年前的忙碌。寅时，从热炕头拿出发酵好的面，使碱、看色、和面……奶奶一过目，随时指点。众儿媳和面，众女儿孙女们搓麻花、做油饼、做花样。任何麻花、花馍，经过奶奶的手，登时有棱有角、精巧玲珑。经过奶奶的调教，我搓的麻花，做的花馍也像模像样了。

又一个新年到了。爆竹响、炉火旺、炕头热、饭菜香，炕上、地下，家人密密麻麻地围绕着奶奶有说有笑，计划着来年的光阴。年，在嬉笑声中，在爆竹声中，在沸腾的水声中，在飘香的食物中一点点升腾、开花，奶奶，就是对联中的红。